

年味

王相雷(邹城)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旧日历一翻到腊月,风里便漫开了年味,悄无声息,却又大张旗鼓,如约而至。

童年的年味,是囤积在感官里的一场盛宴。那时,我们追着鞭炮声奔跑,把笑声丢在雪地里;一颗糖能甜透整个下午,一件新衣足以照亮整个正月。不知从何时起,这份翘首以盼的劲儿,渐渐淡了。不再执着于新衣裳,年夜饭的山珍海味也难复当初的惊艳,连烟花绽放,也只是静静看几秒,便转身收拾散落的杯盘。我们总说年味淡了,仿佛那些热闹与香甜都被岁月偷走。却忘了,或许不是年味变了,而是快乐的主角,早已从当年的我们,换成了身边蹦蹦跳跳的孩子。

成年人的春节,像一面格外诚实的镜子。它照见发际线后移的慌张,父母鬓角新添的银丝,奔波一年后藏在眼底的倦意,也照见心底最柔软的、名为“家”的牵挂。我们成了风雨兼程的赶路人,要撑起一片屋檐,要周旋于人情世故,要在生活的长路上负重前行。身躯在尘世里打磨,渐渐裹上了一层坚硬的壳,可心底深处,始终藏着那个盼过年的小孩,守在时光的门缝里,等待一声“过年啦”的呼唤。

直到母亲在厨房喊出一声“开饭了”,熟悉的饭菜香扑面而来,那些被现实磨出的棱角与硬壳,仿佛瞬间被温柔熨帖了。原来,我们从未真正告别那个期盼过年的孩子。他只是藏在了时光深处,等着每一个春节,与成年的自己,安静重逢。

我们总说年味淡了、仪式简了,可腊肠的香气、新写的春联、锅中翻滚的热气,从来都在。淡去的,或许只是我们身上那份能承接与感知巨大幸福的天真。孩童为一点光亮欢呼,为一枚糖果满足,而我们看得太清楚,反倒少了几分纯粹的欢喜。

风里的年味依旧,只是多了几分岁月的通透与懂得。年味从不是某一种味道、某一场热闹,而是无论我们走出多远,总能在某个特定的屋檐下,循着熟悉的信号,找回内心深处那份最初的柔软与安宁。

新年辞

姬广良(嘉祥)

妻子揉着面团的皎洁
在瓷盆里发酵成未拆封的喜悦
柴火毕剥着舔亮灶膛
馒头和肉香氤氲满村庄角落

窗花将冰凌剪成春汛
红纸屑飘落处,犁铧渐渐苏醒
孩子们用欢乐计量夜色
泥土轻吟着欢快的韵脚

石磨停驻成太极图谱
豆汁沿岁月的沟渠流淌
我们围坐成祠堂的梁木
在檀香萦绕中辨认自己的年轮

守岁的灯捻不能断呵
当灯火镀亮黑夜的脸庞
神案前响起冰裂的轻雷
族谱上的名字正缓缓返青

寒韵与温情的绮梦

清荷(徽山)

斗转星移,冬日湖区的乡村,宛如一幅素雅而灵动的水墨长卷,在寒风里徐徐展开。鲁南的每一寸土地,都沉浸在这份独特的静谧与诗意之中。而炊烟袅袅的村庄,正在严寒中奏响生命的别样旋律。

家家户户的柴垛日渐消瘦,粗糙的双手将柴火送入灶膛与火盆,炊烟便成了最忙碌的信使。从晨曦到星夜,一缕缕灰白或淡青的烟袅袅升腾、飘散,那是人间最温热的气息在蔓延。灶膛的火光如精灵般跳跃,映亮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又欣慰的脸庞。

曾经繁忙的麦场空旷而寂静,田垄里的麦苗蜷缩着身躯,叶片边缘细密的霜宛如披上了一层晶莹的银甲,在寒风中静静期盼春的消息。

新年的气息悄然渗透在冬日缝隙,如涓涓细流润泽每一寸土地。红纸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带着节日的热烈,被庄重地请进农家院。陈奶奶戴着老花镜,手中的剪刀在火红的纸间轻盈穿梭。一个个“福”字、“春”字,还有精美的盘龙纹、活灵活现的鲤鱼与荷花,便跃然纸上,静静等待着被贴上窗棂与门扉,为小屋平添一份浓浓的年味。

村头“砰砰”的声响,是爆米机在欢快地歌唱。白花花的米花带着甜香喷涌而出,瞬间便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和争抢的小手包围。这短暂的喧嚣,如同冬日里一缕晴暖的阳光,让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片祥和与欢乐之中。

微山湖区的冬日,是一首含蓄而深情的诗,一幅素淡而灵动的画。在这寒韵与温情交织的时光里,大地在沉睡中孕育生机,人们在忙碌中期盼团圆。它宛如一场绮丽的梦,在冬的怀抱中,静静等待着被春天温柔地唤醒。

听闻新年至

孙益(邹城)

前几天,市诗词楹联协会的黄会长来电提醒,孟府一年一度的新春征联活动又开始了。谢过他后,我随手翻开日历,心里一惊——时间过得真快,新年要来了。

今日一大早去菜市场,感觉人明显多了起来。熟识的王婶提着菜篮,嗓门亮得能穿透熙攘:“我在这家灌的腊肠好了,还是去年的老方子,香得很!”话音未落,便有人围上去打听。腊肉的咸香、腊鱼的鲜醇,仿佛顺着那声吆喝,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听着这热闹亲切的声响,我也被感染了,就算自己什么都不,也该为家里提前张罗点年货了。

晚上,哥哥从千里之外的工地打来电话。听筒里传来风声,还有他抑制不住的雀跃:“票买好了,腊月二十六到家。给你们带南方的甘蔗甜甜糕!”我握着电话,听他细数归期,眼前自然浮现出他昔日背着大包小包,挤在春运人潮里那归心似箭的模样。母亲开着免提,嘴上嗔怪他乱花钱,眼角的笑意却藏不住,已然开始盘算着泡腊八蒜、晒萝卜干、蒸枣花糕,才能让归来的人,一推门就撞进满满的、熟悉的年味里。

周末午休,我被小区里孩子们的鞭炮声唤醒。一入腊月,这声响便接二连三,无关新旧,却像热切的催促,响亮地宣告着新年的临近。

原来,新年的到来无需一场盛大的典礼。它就散落在这些寻常的烟火气里:藏在菜市场的吆喝声中,藏在千里之外的电话里,藏在茶余饭后的闲谈里,也藏在孩子们的欢闹里。所有关于新年的听闻,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,落在心田上,悄然生根发芽,长出一树盈盈的欢喜。而新年,正踏着轻盈的步伐,向我们款款走来。

油锅沸腾炸年味

张凯旋(嘉祥)

每年腊月二十七,锅里的“滋滋”声伴着浓郁油香钻进鼻腔,把我从暖被窝里拽起,新年便循着香气正式拉开序幕。

过油,是北方人迎年最隆重的仪式。妈妈早早就盘算好食材,天刚蒙蒙亮就奔赴菜市场,在摊位间精挑细选,把最新鲜的时蔬与肉鱼一带回家。食材分门别类码在案板旁,只等那一声热油沸腾,便要在锅里绽放出最热闹的年香。

最开始炸的是焦叶。妈妈把醒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一大张,撒满芝麻,切成长条,两两相叠划一道口,将一端从缝里翻出,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焦叶坯子就完成了。一进油锅,它们便在热油中来回翻滚,迅速膨胀,转瞬变成金黄的“小胖子”,妈妈便用漏勺捞起,沥去余油,放入盆中。

丸子也是不能少的。萝卜擦成细丝,拌上面粉、蛋液和盐,调成浓稠面糊。妈妈虎口一挤,一个个丸子便顺着锅边滑入油锅。妈妈手持长筷,不紧不慢地翻动着。只有彻底舒展、金黄酥脆的丸子,才能通过质检,放到盆中。每当这时,妈妈总会将我叫来,把一个吹凉些的丸子夹到我嘴里,问我口味如何,外酥里嫩的丸子在唇齿间爆开,热气裹挟着咸香适口,我急着要再来一个,妈妈便笑着继续忙碌。

炸藕盒、炸带鱼、炸酥肉,油锅不曾停歇,在妈妈有条不紊地安排下次第进行。等到最后一缕阳光也悄悄溜走,厨房所有的大盆里都装满各色炸货,妈妈才长舒一口气。年,就在这满锅沸腾的油香中,轰轰烈烈地来了。

记忆里的春晚

种卫民(徽山)

说起过年,我首先想到的,便是中央电视台除夕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关于春晚,有人向往,有人猎奇。然而,我却总想起第一次与春晚结缘的那份喜悦。

那是1982年春节,我当兵的第三年。除夕夜,战友们吃过饭,大多聚在电视前观看央视节目——这便是我与“春晚”的初遇。晚会由姜昆主持,内容新鲜有趣,节目精彩纷呈,年味与文化味都浓缩在方寸屏幕之中。

晚会中间插入了春节有奖猜谜,要求有兴趣的观众在大年初二前将答案寄往央视,以邮戳为凭。那时改革开放不久,书籍难觅,全凭记忆和一部字典应对三道谜题。至今仍记得其中一谜:“十句话儿记心头,找到一个不发愁。地上站着一头牛,月儿被云遮住头。但愿子女不分家,幸福美满乐悠悠。”谜底呼应当时刚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,满是时代印记。第二道题出自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的“治学三境界”,第三道题则早已模糊在岁月里。

约莫正月底,同乡战友时广银兴冲冲地告诉我,央视给我寄了信,还有书签。信上说,我答对了全部谜题,随信附赠的,是印有名人名言的精美书签,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”这一句,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,彼时心中的振奋,难以言表。

从1956年“春节大联欢”的雏形,到1983年央视正式创办并直播首届春晚,这一节日盛典逐渐深入人心。如今每年除夕,春晚不断创新形式、增设分会场,努力融合各民族文化,传递着阖家团圆、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。

而我,总忘不了1982年冬天,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的人群,那盏照亮谜题的灯火,还有那枚写着“业精于勤”的薄薄书签。它们在我记忆的窗格上,凝成了一幅永不融化、春意盎然的冰凌画。